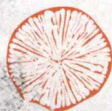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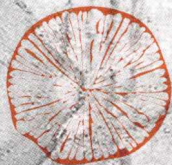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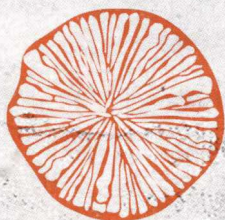


# 柠檬桌子

[英国] 朱利安·巴恩斯 著

郭国良 译



巴恩斯  
作品

Julian Barnes

2011

布克奖  
获奖作家

译林出版社

# 柠檬桌子

[英国] 朱利安·巴恩斯 著  
郭国良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柠檬桌子 / (英)巴恩斯 (Barnes, J.) 著; 郭国良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8

(巴恩斯作品)

书名原文: The Lemon Table

ISBN 978-7-5447-2874-4

I. ①柠… II. ①巴… ②郭…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14081号

The Lemon Table by Juan Barnes

Copyright © 2004 by Julian Barn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Ltd (ILA)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559号

书 名	柠檬桌子
作 者	[英国] 朱利安·巴恩斯
译 者	郭国良
责任编辑	胡晓平
原文出版	Vintage, 201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a href="http://www.ppm.cn">http://www.ppm.cn</a>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a href="mailto:yilin@yilin.com">yilin@yilin.com</a>
出版社网址	<a href="http://www.yilin.com">http://www.yilin.com</a>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23千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874-4
定 价	3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 目 录

001	美发简史
029	马茨·伊斯拉埃尔松的故事
062	你知道的那些事儿
084	卫生
104	复活
124	警惕
146	树皮
164	学法语
194	食欲
213	水果笼子
245	沉默

## 美发简史

—

刚刚搬了新家，他第一次来理发，妈妈陪着。她大概是想来考察理发师的吧，仿佛那句“后面和两边剪短，头顶略微剪剪”在这个市郊新区会代表别的意思。他可不这么想。除了理发师不是同一位，其他悉数依旧：折磨人的椅子，手术室的味道，还有磨刀皮带和合着的剃刀——合着是合着，让人看了不觉安全，反而更像是一种威胁。最关键的是，这位“主刀”也是毫无二致，疯子一个，长着一双巨手，几根竹竿似的手指戳着两耳，一掌按在头上直往下压，直到你的气管快断掉为止。“您大致看看，行吗，夫人？”完工后他油腔滑调地说。他母亲恍然把思绪从杂志上收回，站了起来。“挺不错，”她含含糊糊地说，身子朝他靠了靠，鼻子嗅着头发上的味道，“下次就让他自个儿来吧。”走出门，她揉了揉他的脸颊，懒懒地瞅着他，喃喃道：“你这个可怜的小短毛儿。”

这次他独自一人来理发。一路上，他经过房产代理商、运动品商店和半木结构的银行，嘴里反复练着：“后面和两边剪短头顶略微剪剪。”他说得很急促，没有停顿，要听得恰到好处才能会意，像是做祷告。他兜里装着一先令三便士，为了保证钱的安全，他还在兜里塞了块手帕，把兜里塞得严严实实的。他十分不爽，因为不能在理发时表现出些许胆怯。去看牙医可比这简单多了：总有妈妈陪着，虽然牙医总是把自己弄疼，可之后总会给自己这个“乖孩子”发块硬糖作为奖励，等重新回到候诊室，便可以在其他病人面前摆出一副英雄虎胆的样子，引得父母一阵自豪。“上战场了，老兄？”他爸爸会问。痛苦可让你进入成人世界，熟悉成人用语。牙医会说：“告诉你爸，你适合去海外。他会明白的。”于是他回到家，爸爸会说：“上战场了，老兄？”他便答道：“戈登先生说我适合去海外。”

他怀着近乎庄重的心情进了理发店，手抵着门簧。可是理发师只是点了一下头，用梳子指了指那排高背椅，对着一个白发老头儿恢复了半蹲的姿势。格雷戈里坐了下来，椅子嘎吱嘎吱地响。一坐下他便想尿尿。他身旁放了一箱杂志，他都不敢碰一碰。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地上一团一团仓鼠窝似的头发。

轮到他了，理发师将一个厚实的橡胶座垫丢在座位上。这动作看着太侮辱人了：他都已经穿了十个半月的长裤了。不过这种情况实属常见：你永远摸不透其中的门道，永远不确定理发师是不是会这样折磨每个人，还是只针对你一个人。就像这会儿吧，理发师正想用裹布把他勒死，拽着它紧紧绕了脖子一圈，接着又把一块布塞进了他的领口。“您今儿要剪个什么头，小伙子？”这语气，仿佛在说格雷戈里显然像只可鄙的土鳖虫，满脸奸诈，随时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哧溜一下钻进屋内不见了踪影。

略微停顿了下，格雷戈里说：“我想请您给我剪个头。”

“嗯，我想说您来对地方了，不是吗？”理发师用梳子敲了敲他的头，不痛也不轻。

“请—后—面—和—两—边—剪—短—头—顶—略—微—剪—剪。”

“现在开工喽。”理发师说。

他们只在一个星期里特定的几天才给男孩理发。理发店里有个通知写着“周六上午恕不接待男孩”。他们周六下午就关门了，其实就是周六整天不给男孩理发。男孩只能挑着大人不乐意来的时候来。最起码，不能在上班的大人来的时候来。他有时候也在顾客全是领养老金的老头儿的

时候过来。这儿有三个理发师，都是中年人，穿着白大褂，把工作时间一部分花在老头儿身上，一部分花在年轻人身上。他们亲昵地黏在那些清着嗓子的老头儿身旁，跟他们神秘兮兮地交谈，摆出一副热衷于这场买卖的样子。老头儿们即使在夏天也穿着外套，戴着围巾，他们走的时候会给小费。格雷戈里用眼角瞅着这笔买卖。一个人把钱给了另一个，两人偷偷摸摸地微微握了下手，双方都装作没在做生意。

男孩不给小费。这恐怕就是理发师讨厌男孩的原因。他们给的钱少，还不给小费。他们还总动来动去，或者至少是当他们妈妈发了话才会安生，可是这也不能阻止理发师一面用他们那坚如磐石的大手猛拍他们的脑袋，一面嘟哝个不停：“别动！”据说有些男孩耳朵上边就是在理发时给撕掉一块，都怪他们动来动去。剃刀被唤作“断喉刀”。所有理发师都是疯子。

“幼狼团的，是不是？”格雷戈里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听到理发师正在对自己讲话。他不知道是该继续低着头还是应该抬起头从镜子里面看着理发师。最后他还是低着头说：“不是。”

“已经是童子军啦？”



“不是。”

“那是十字军？”

格雷戈里不知所云。他抬起头，可是理发师用梳子敲了敲他的脑壳儿。“我说了别动。”格雷戈里惊恐万分，竟没有勇气回答了，理发师权当这是否认。“很不错的组织，十字军。你该好好考虑一下。”

格雷戈里想象着自己被弯弯的萨拉森<sup>①</sup>之剑剃成肉泥，沙漠中他被绑在柱子上，活生生地被蚂蚁和秃鹫吃掉。与此同时，他默默忍受着剪刀冷冷地在他头顶滑来滑去——总是这么冰凉，即使它本身不是那么冰凉，也让人觉得很冷。他双眼紧闭，任凭头发掉在脸上，痒痒的，真是折磨人！他坐在那儿，仍然不敢睁开眼看，仿佛过了几个世纪，他不是早该理完了么？除非他神经到想一直剪个不停，直到格雷戈里变成秃子。接下来登场的还有磨剃刀的皮带，这意味着你的喉咙马上要被割断了。刀背贴着耳朵，贴着你的后颈，给人干涩凌乱的感觉；刷子飞快掠过你的鼻子眼睛，把头发扫出来。

凡此种种，每每让人皱眉蹙眼。可这还不是最让人不安的。他觉得这地方最让人惴惴不安的是粗俗。那些你不

---

① 萨拉森在十字军东征中指穆斯林。

懂的事情，没想过要懂的事情，到头来总是变得很粗俗。比如理发店门口那个旋转彩灯柱。显而易见的粗俗。以前那个地方就是一块漆了颜色的旧木头，一圈圈色彩回环环绕其上。现在这个是电动的，绕柱旋转，一刻不停。更加粗俗不堪，他想。还有那满满一箱子杂志。他敢肯定里面一定有一些是很粗俗的。只要你想，任何事情都可以变得粗俗。这是一条人生真理，是他刚刚领悟到的。不过他可不在意。格雷戈里喜欢粗俗的东西。

他的头一动不动，从隔壁的镜子里面朝着一个与他隔了两个位子的老头儿看。他一直在不停地唠叨，用老头儿们特有的大嗓门嚷嚷着。这会儿，理发师正冲他弯着腰，用一把圆头剪刀剪他的眉毛。接着还剪了他鼻孔和耳朵里的毛。咔嚓咔嚓，大撮大撮的毛从他耳朵眼里剪了出来。真是恶心极了。最后，理发师开始往老鬼脖子后面扑粉。这是在干吗？

此时“主刀”把推子拿了出來。这玩意也令格雷戈里反感。有时他们用手握式的推子，看上去像起子，只听他上面的头骨嘎嘎吱吱响个不停，直到他的脑瓜被撬开。这次用的是电动的，更糟糕！因为你可能因为它而触电身亡。他的脑海中无数次闪过这个念头。理发师嗡嗡嗡地理完了

头，完全没注意到他的种种不安，哼，横竖是讨厌你，就因为你是个男孩，把你耳朵割下一大块，鲜血四溅，浸染电动推，等电动推短了路，导了电，把你就地电死！这种惨剧怕是已经上演了上亿次。而且理发师总能从中生还，因为他们穿的鞋是橡胶底。

他们在学校里裸泳。洛夫特豪斯先生会在敏感部位穿上一块遮羞布。男孩子们把衣服脱了个精光，冲掉身上的虱子或是疣之类的，或只是冲掉身上的臭味儿，比如伍德就是这样，然后跳进池塘里。一下蹦得老高，再从高处落下来，水花打着蛋蛋。这真下流，可千万不能让老师看到。水打得蛋蛋收紧，鸡鸡直直地伸出去。上岸后他们用毛巾把身子擦干，互相打量又并不直视，大概就是拿眼角瞟一瞟，同他们在理发店里看镜子的方法一样。班上学生年龄相仿，可是有些人下面还是秃的；有些人，比如格雷戈里，已经在顶部长出了几撮阴毛，但还未覆盖到蛋蛋；还有一些人，比如霍普金森和夏皮罗，已同男人一样毛发浓密，而且颜色更深些，浅棕黑，跟爸爸的一样，他曾偷窥过父亲勃起时的样子。至少他还有点儿，不像秃子布鲁斯特、豪尔和伍德。可是霍普金森和夏皮罗怎么会有那么多？其他人的只能算是小鸡鸡，而他俩已经有了阳具。

他想撒尿。但他不能。决不能再想尿尿的事了。他可以憋着等回家了再撒。十字军跟萨拉森打仗，将圣地从异教徒手中解救出来。异教徒卡斯特罗<sup>①</sup>那样的吗，先生？这是伍德闹出的一个笑话。他们战袍上佩着十字。锁子甲在以色列一定很热。他必须断了自己能在“对墙撒尿，看谁最高”比赛中拿金牌的念头。

“本地人？”理发师突然问道。格雷戈里第一次不失时机地看了看镜中的他。红脸，小胡子，戴眼镜，头发发黄，学监头发的颜色。他们曾学过：“谁来监督监督者？”<sup>②</sup>那么谁给理发师理发呢？可以判断，这个人不但是个疯子，还是一个变态鬼。众所周知，变态鬼是层出不穷的。游泳教练就是个变态鬼。下课后，当他们在浴巾中瑟瑟发抖时，蛋蛋收紧，他们的鸡鸡加上两只阳具伸出来，洛夫特豪斯先生便会沿着游泳池的长边走过去，爬上跳板，站在那儿等着，直到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他身上。他展开壮硕的肌肉、文身和手臂，泳裤边缘勒着屁股，只见他深吸了口气，纵身一跃，跳入水中，在水下沿着游泳池纵向滑行，滑行二十五码。他碰到了水池边缘，从水里钻了出来，他们便

---

① 原文为“Infidel Castro”，而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名字英文写作“Fidel Castro”，由此说是伍德闹出的笑话。

② 原文为拉丁文，出自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

开始鼓掌——他们可不是真心喝彩——可他们对他们的掌声全然无视，又换了几种泳姿。真是个变态鬼。大部分老师很可能都是。有一位还戴着结婚戒指呢。这便是铁证。

这个理发师也是个变态鬼。“你家住在本地么？”他又重复了一遍。格雷戈里没有上钩。他会登门拜访，让他加入童子军或是十字军。然后他会问妈妈能否让他带格雷戈里去树林里面露营——除非那儿只有一顶帐篷。他会给格雷戈里讲熊的故事，即使格雷戈里已经学过地理，知道熊大概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就已经在英国灭绝了，但是假如这个变态鬼跟他说树林里有只熊，他还会将信将疑的。

“刚搬来不久。”格雷戈里回答说。话声刚落他便觉得不妥了。他们刚搬过来。理发师会给他讲坊间趣闻，他只要过来就会讲，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格雷戈里抬眼朝镜子里瞟了一下，但这变态鬼并没有要开口八卦的意思。他心不在焉地咔嚓咔嚓剪着头。突然他低头侍弄格雷戈里的领子，抖了两下，确保头发全部落进格雷戈里的衬衫里。“考虑一下十字军，”他边说边把挡刀布抽出来，“它挺适合你的。”

格雷戈里看着自己从那块“裹尸布”下“涅槃”而出，一切如故，只是耳朵向外张得更厉害了。格雷戈里顺着橡

胶坐垫往前滑了滑。理发师又拿梳子敲了敲他的脑壳，这次比以前重了，因为他头上的头发少了。

“还没完呢，伙计。”理发师顺着狭长的小店缓缓走过去，回来的时候拿了面椭圆形的镜子，看上去像个托盘。他放低镜子好让格雷戈里看到他自己的后脑勺。格雷戈里朝第一面镜子里看了看，又向第二面瞧了瞧，又冲另一侧瞅了瞅。这不是他的后脑勺。他的后脑勺可不长这个样子。他感到自己脸红了。他想撒尿。变态鬼正在给他看别人的后脑勺。黑魔法。格雷戈里看了又看，脸变得通红通红，他一直盯着那个别人的后脑勺，那个到处都被剃过了的后脑勺，终于恍然大悟：回家的唯一办法就是按这变态鬼的套路出牌。于是他最后看了一眼那个陌生的脑袋，斗胆抬眼向更高的地方，从镜子里看着理发师那副冷漠的眼镜，轻轻说了声：“好了。”

## 二

理发师低下头看着他，一脸礼貌的漠视，拿着梳子若有所思地在他头上拨来拨去：仿佛在丛丛头发的深埋藏着一条久已湮没的头缝，宛若中世纪的朝圣小径。梳子轻蔑地一挑，一大撮头发扬起来盖住了眼睛，直至下巴。他

在这个突如其来的窗帘后面默想：我操，吉姆。他来这儿的唯一原因是艾莉不再给他剪头发了。嗯，至少是目前不会了。他想她想得心潮澎湃：他坐在浴缸里，她为他洗发，剪发。他拔起塞子，她用淋浴头冲掉他身上剪断的碎发，用淋浴调着情，每每当他起身站立，她便立即吮他的阴茎，猝不及防，一边吮着，一边捡起最后几根碎发。哇。

“您有……您有什么需要特别吩咐的地方吗……先生？”他佯作找不到格雷戈里头发的分缝。

“就剪个大背头吧。”格雷戈里以牙还牙似的猛甩了一下头，头发于是统统归位，重新飞回了头顶和脑后。他把手从那恶心的袍子样的尼龙布里伸出来，用手指把头发捋了捋，整理好，又把它弄蓬松，就像他刚进来时那样。

“您……您对长度有要求吗……先生？”

“领子下面三寸吧。两边剪到颧骨以上，就是那儿。”格雷戈里用中指比划了一下高度线。

“既然已经问到这儿了，那么您需要剃一下胡子吗？”

他妈的！现在刮胡子就是这样。只有律师和工程师还有护林员每天早上还会把头埋在他们的洗漱用具包里忙活半天，像加尔文宗的信徒那样对着胡子茬“披荆斩棘”。格雷戈里侧身转向镜子，斜眼冲自己瞅了瞅。“这是她喜欢的

样子。”他轻松地说道。

“那么，成家了，是吧？”

说话小心点儿，混蛋！别惹我！别想跟我申通一气。除非你是个同性恋。我有哪儿点像是结过婚的。我可是支持堕胎合法的。

“莫非您攒钱就是为了遭罪？”

格雷戈里懒得搭理他。

“本人结婚二十七年了，”那人一边说着，一边剪了第一刀，“就像所有事儿一样，过得起起伏伏，波澜壮阔。”

格雷戈里咕哝了一声，勉强表露出一丝感情，就像是在牙医诊所，满嘴全是仪器，可那牙医偏要给你讲个笑话。

“两个孩子。嗯，有个已长大成人。闺女还在家。还没等你回过神儿，她也会长大飞走了。最后他们都要从笼子里飞走。”

格雷戈里从镜子里看着他，可这家伙没有看他，只是低着头，不停剪东剪西。或许这人也不坏，就是无聊了点儿。当然了，数十年浸淫在剥削式的主仆关系中，让他心理极度变态了吧。

“不过可能您不是那种想结婚的人，先生。”

现在打住。谁在说谁是同性恋？他一向对理发师充满



反感，这位也不例外。就是他妈的一介凡夫，娶妻生子，偿还借贷，洗完车后再把车停在车库里。一小块从铁路公司租来的园地，长着一张狮子狗脸的妻子把洗好的衣服晾在外面金属的旋转传送带之类的东西上，没错儿，没错儿，不过如此。没准儿周六下午去哪个扯淡的俱乐部里当当比赛主裁判。不不，说不定连个主裁判也混不上，也就是个边线裁判而已。

格雷戈里恍然发现那家伙没有接着说下去的意思，仿佛在等着一个答案。他在等着个答案？他在这事儿上有什么权利？倒要好好教训一下这家伙。

“对于懦夫，婚姻是唯一的冒险。”

“是的，嗯，我想您一定比我聪明，先生，”美发师答道，语气并未带着明显的恭敬，“大学生活如何啊？”

格雷戈里几乎又要咕哝两下。

“当然，我也不懂，不过我总觉得大学教学生鄙视的东西超过了他们的权利范围。毕竟他们是在花我们的钱啊。真高兴我的儿子去了技校，没受荼毒。他现在赚大钱了。”

没错儿，没错儿，足以抚养 2.4 个孩子，拥有稍大点儿的洗衣机和一个不太像狮子狗一样满脸皱褶的老婆。嗯，有些人是那样的。他妈的英格兰。尽管如此，这一切必定